

Russell Braddon
Nancy Wake



她的代号“白鼠”

[澳]拉塞尔·布拉顿 著
林珍珍 吕建中 译
林珍珍 校

她的代号“白鼠”

【澳】 拉塞尔·布拉顿著

林珍珍 吕建中译

林珍珍 校

Russell Braddon
Nancy Wake

湖南人民出版社

Russell Braddon

Nancy Wake

根据英国 Pan Books Ltd. 1958年版译出

她的代号“白鼠”

〔澳〕拉塞尔·布拉德肖

林珍珍 吕建中 译 林珍珍 校

责任编辑：欧阳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10.375 印数：1——32,800

统一书号：10109·2001 定价：（简装）1.50元

新书目：85—17

Preface to NANCY WAKE by Russell Bradton.

Nancy Wake's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was heroic. It cost her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who was tortured to death by the Gestapo, and of many of the seven thousand Frenchmen she led into battle against Hitler's army in France. It won her more decorations for bravery than have been awarded to any other woman. It will now, I hope, be an inspiration to the young women of China, who face an economic challenge no less daunting than the military challenge she so courageously accepted and so successfully survived.

Russell Bradton.

Russell Bradton

作家为中译文写的

序 言

南希·威克曾经对纳粹德国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被盖世太保折磨而死；她还失去了许许多多战友，这些战友是在她引导下投身抗击希特勒军队的斗争的七千名法国人中的一部分。她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精神使她赢得了比任何其他女子都多的勋章。我希望，南希的这种精神今天将激励中国的年轻妇女。她们正面临着经济上的挑战，这一挑战的考验并不亚于南希当年所英勇接受的军事上的挑战，她是这场挑战的胜利的幸存者。

拉塞尔·布拉顿

（签名）

译 序

世间有些事情是在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方显出它的意义并失悔于当时的漫不经心。我在“地球的底部”——澳大利亚任常驻记者期间，时间虽不长，足迹却也遍及了这个大陆的印度洋岸和太平洋岸，大大小小的地方差不多都走过，各行各业的人物都采访过。可是，我却未能发现，在这块大陆的悉尼，还生活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名震全球的女英雄；当然更不会预料到，今天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外语系的校友，会在翻译关于这位女英雄的一部传记文学。

南希·威克，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四十多年前的巾帼英雄。在人世间，恐怕很难找出几个同时受到英国、美国、法国这三个国家分别授予最高荣誉的人。她——南希·威克，却是一个。

传记文学《她的代号“白鼠”》即《南希·威克》，为定居在英国的澳大利亚作家拉塞尔·布拉顿所著。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籍澳大利亚女青年南希·威

克的动人事迹。当年，法兰西沦陷以后，定居在法国马赛城南希，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自愿投入了惊心动魄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她先在英国接受严格的训练，然后被空投到法国山区开展敌后活动。她以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胆识，领导了七千人的游击活动，为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的英雄死去。也许是亿万人民的心愿感动了上帝吧，这位女英雄居然多次绝处逢生，如今还健在——在澳大利亚这块宁静的大陆上宁静地生活着，目睹着世事的沧桑，风云的变幻。

我看过《她的代号“白鼠”》即《南希·威克》的英文原著，书中女英雄那聪明而富于冒险精神的、有时又象是十分淘气的性格，深深地留在我记忆的海洋里。在到处充满盖世太保特务的马赛，这位女英雄却以善良、温顺的亨利·费奥卡太太的身份经常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她处事泰然自若，随机应变，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当然，她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她的丈夫被盖世太保活活地拷打致死，她所领导的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

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林珍珍，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她为女英雄的事迹所感动，并产生了要把她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女青年们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

我虽然已经读过原著，但当我看了林珍珍的部分译稿后，仍然产生一种清新之感，译文准确、流畅，一气呵成。

兴许女英雄的心与这位女译者更为相通，给了她巨大的翻译激情，使之跃然纸上——生活本身是多么需要激情啊！

在《她的代号“白鼠”》即将出版之际，我既希望战争年代的西方女英雄能对今天的东方女建设者们有所鼓舞——激励她们献身四化，也希望我的校友林珍珍同志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是为序。

叶 进

1984年12月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德国兵营被炸！“白鼠”干的。德军情报被
盗！“白鼠”干的。抵抗战士被营救出狱！“白
鼠”干的。抵抗战士接受大量空投物资，谁是总
指挥？据说，又是“白鼠”！在敌占区，“白鼠”
是位雍容华贵的阔太太——胭脂口红，珠光宝
气；在战场上，“白鼠”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沉着冷静，有胆有识；在丈夫面前，“白鼠”是
位迷人的娇妻——聪慧柔媚，情意绵绵；而在
德国鬼子的监狱里，“白鼠”却是个难对付的女
人——刚强泼辣，宁死不屈。“白鼠”何许人也？
她的真名是南希·威克，二次大战中闻名遐迩
的传奇式女英雄。由于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巨大贡献，曾获英、美、法三国最高勋章。

本书出自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拉塞尔之
手。写到惊险情节时，令人悬心吊胆；说到曲
折磨难处，动人心魄。尤其可贵的是，这些都
并非虚构，而是扎实可靠的史实。

目 录

译 序

第一部 投入战斗

- 一、敌人来了…………… (1)
- 二、第一步…………… (17)
- 三、双重生活…………… (26)
- 四、灾 难…………… (37)
- 五、营 救…………… (52)
- 六、“白 鼠”…………… (64)

第二部 插 曲

- 七、被 俘…………… (78)
- 八、逃入西班牙…………… (96)
- 九、欢迎归来…………… (106)
- 十、“疯人院”…………… (117)
- 十一、跳 伞…………… (141)

第三部 与马基在一起

- 十二、策划谋杀…………… (153)

十三、宿敌和新朋.....	(165)
十四、激 战.....	(184)
十五、紧急情报.....	(201)
十六、伏 击.....	(215)
十七、阴谋与白兰地.....	(236)
十八、袭击盖世太保.....	(249)
十九、无声的虐杀.....	(263)
二十、重返马赛.....	(281)
二十一、敌军溃退.....	(293)
二十二、后 记.....	(306)
附 录.....	(318)
译后记.....	(321)

敌人来了

叛

逆者、乐天派，妩媚、娇柔的女子——这些话用来描述南希·威克最适宜。也许还可以加上这样几句：她每每象一个婴儿似的直视对方，连眉毛也象孩童那样显得宁静。她的目光使人感到局促，但又给人以坦率、从容不迫和富有洞察力的感觉。她的双眸通常呈淡褐色；当她哭泣时则变成绿色；而当天气晴朗，她来到室外时，那双眼又显蓝色。

她十二岁时，是澳大利亚一所中学的优等生。每当放学回家，她便忙着做饭，有时还得打扫房子。她根本不喜欢干这些家务事，曾两次从家中逃走。

十八岁那年，南希进一所乡间疯人院当了护士。她性情开朗，深受病人的欢迎。她认为自己照料的病人神经并没有完全失常。

正值二十出头的妙龄时，南希开始周游世界。她为报纸

杂志撰稿，聊以糊口。因为她长得标致，性格豪爽，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她的写作获得相当的成功，挣的钱足够支付各种开支及川资。

在她二十二岁那年，南希在巴黎租了一套公寓，并用第一次领到的固定工资买了两只硬毛狗，一雄一雌。她分别给这两只狗取名为皮肯和格雷纳丁，以此来表示对法国人的饮酒习惯的赞美。她十分喜欢雄狗皮肯，正是它跟着她一起度过了随后七年异常美好的日子。战后这只狗一命归天时，南希竟为它流了好几天泪。朋友们劝她：何必呢，不过死了一条狗罢了。她却作了如下的回答：

“你自己要是喜欢狗的话，你会部分地理解我悲伤的原因的。更重要的是，皮肯的死标志着我的青春年华也已死去。”当然，她说这话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大战中，南希几乎一直在法国抗击纳粹分子。她成了抵抗运动的一位著名领袖；成了英国女军人中的佼佼者，得到的奖章比谁都多。她失去了丈夫——他受尽了盖世太保的折磨，最后含愤去世。皮肯和她一起经受了这一切，而今它却离她而去，她感到自己与青春岁月的最后联系从此也被割断了，因此不免感到悲恸。

当然，这些全是后话。

二十三岁的南希出落得漂亮、迷人。一天晚上，在戛纳棕榈海滨娱乐场，她成了一位巨富——究竟是帕夏^①还是酋长，她自己也说不上来——的追逐对象。后来，她把自己的

① 帕夏系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衔。

未婚夫亨利·费奥卡向那人作了介绍，才使他的情火冷却了下去。亨利·费奥卡是马赛钢铁业的企业家，财富不在那位帕夏或者酋长之下。

南希是在一次舞会上与亨利·费奥卡相遇的。他比南希年长十四岁。他当时的舞伴是一位很有几分姿色的妙龄女子。第二天晚上，他又来到南希和她的朋友跳舞的餐馆，并换了一个年轻而又美貌的舞伴。过了一天，南希和她的朋友来到一家夜总会参加舞会，不料又遇上费奥卡，这次陪他的是另一位国色天姿的女子。

“天哪！”南希按捺不住了，“他怎么这样神通广大？”

“他长得挺帅啊，”她的一位朋友说。

“这我不否认，”南希回答道，“可是他的舞伴个个都那么妩媚动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听了这话，她的舞伴只能象法国人惯常做的那样耸耸肩膀。他明确地告诉她说：“亨利的女朋友还多的是呢。”

一连几个星期都是如此。南希不愿让自己蒙在鼓里，便单刀直入地盘问起费奥卡来。

“你怎么会搭上这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

“她们打电话请我的。”

“她们打电话请你？”

“不错。”他叹了口气说，“他们一个个都打电话给我，唯有那个我钟情的姑娘例外。”费奥卡一边说着，一边狡黠地打量着她。南希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直愣愣地望着他，作为对他的回答。

“你要是想在电话里跟我讲话，费奥卡，”南希最后宣布说，“那得你来打电话给我。”后来，他真的给她打了电话。

他追求她，向她求爱。没过多久，他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宣布了自己和她订婚的消息。南希过去从未想到亨利竟是这般潇洒、这般富有魅力，自己竟会对他这般倾倒。当时正是一九三九年初，他们计划下一年举行婚礼。

她的生活陡地起了变化：她从一个世间最不富裕的新闻记者一下子成了马赛一位巨富的未婚妻。她向来不把金钱当一回事。现在，她意识到万贯家财比起一贫如洗来毕竟要好得多——尽管你可以不把金钱看在眼里。

“去找一套公寓吧，再添上一点家具。”亨利给她下了命令。六月，南希在一座小山上的一幢豪华公寓里找到了房子。从那房子里，可以俯瞰整个马赛市及其港口。她还定做了精美的窗幔、波斯地毯和准备安置在起坐间里的饮料柜。她和亨利两人一起选购了一张大餐桌，还为餐室采购了上等的、饰有交织字母的塞夫勒瓷器和水晶玻璃杯。房子的卫生间里，有一扇窗户正俯视着旧港。南希雇了人照管房间和家什，只俟新年来临举行婚礼。她感到心满意足，暗自寻思道：自己童年时代操持家务的辛酸回忆从此可以一笔勾销。今后再不会缺这少那，将就着过日子啦。

亨利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介绍她上第一流的餐馆用餐，为了让她吃上他希望她品尝的美食佳肴，他甘愿为她驱车一百五十英里。这些癖好在当时上流社会早已司空见惯，

而亨利乐于此道，堪称入了迷。

周末，亨利常带她上戛纳去，到那里后她跟迪加尔太太及其女儿米什兰住在一起。白天，两人一起游泳——南希为自己的游水本领胜过亨利而高兴。夜晚就一起上戛纳娱乐场。

从亨利下榻的旅馆到娱乐场步行只需五分钟，但他们总是驱车前往。亨利讨厌走路，爱乘汽车兜风。他跟所有法国人一样，开起车来速度快得使人害怕。

在娱乐场，南希发现自己玩起牌来索然寡味。亨利把筹码交到她手里，让她瞧那些嵌有绿色台面的牌桌以及桌旁围着的那些如痴如醉的牌迷们——这些人每掷一次骰子往往都需要经过精密的盘算。瞧着这一切，她告诉亨利说：“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远不如去找米拉卡聊天。”

于是，她在酒吧间里一边品尝白兰地，一边与米拉卡说天谈地，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身穿一尘不染的制服的旅馆老板米拉卡是棕榈海滨旅馆的董事长兼经理。娱乐场就设在这家旅馆里。米拉卡的朋友中有皇亲国戚，达官显要，也有百万富翁和知名人士，因此他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趣闻轶事，常常使身为新闻记者、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籍人南希流连忘返。

他向她讲述自己的妻子。她先前曾在伦敦邦德街开设一家女帽商店。有一回，一位正准备结婚的苏格兰女子在她的店里买了整整一打帽子。原来那女子就是后来嫁给约克郡公爵，当了英国女皇的伊丽莎白。

米拉卡还谈他自己。他曾是伦敦皇家咖啡馆的助理经理。他自幼进入该咖啡馆当徒工，在尼科尔太太手下整整干了二十年，同时一直坚持每天上夜校。后来他当了皮克迪利区王子餐馆经理。他记得有一位少女每个星期都上王子餐馆来，她就是后来的乔治六世的皇后。他还记得，餐馆的乐队队长福托尼曾专门为她谱过一支曲子。他还记得三位王子在上剧场前总是到他的餐馆来吃一顿七英镑六先令的饭菜。又有一回，威尔士王子上他的店吃饭时，把他叫过去，说：

“米拉卡，帮我个忙，在我大衣口袋里放两只柠檬。我要上剧院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至今没有弄明白。

“他现在还常上你这儿来，”南希说，“你干吗不问问他？”

“不行，”米拉卡十分坚决地说，“可不能这么干。”

他这样做显然是对的，南希想。然而，她心里十分清楚，要是有一天让她自己撞见温德莎公爵的话，她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接着，她又暗自思忖：公爵为什么上剧院之前要人家往自己大衣口袋里放两只柠檬，这样的问题打听一下又何妨呢？她自己是一位狂热的保皇分子，但她还是想弄清这些事情的根由。

“请你什么时候一定要问问他。”南希恳求道。米拉卡是意大利人，他体魄结实，性情随和，仪表讲究。听了这话，他立即睁大了那双棕褐色眼睛，望着她。

“可问不得啊。”他说。正巧，这时费奥卡朝他们走来。“你的未婚妻，”米拉卡对他说，“也许是在座的女宾